

粤北历代名人诗选

黄志辉 龙思谋 编注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I222.742

234

3

71185-103

粤北历代名人诗选

黄志辉 龙思谋 编注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广州



B 589929

责任编辑 杨明新

粤北历代名人诗选

黄志辉 龙思谋 编注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韶关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59印张 260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9001—3000册

ISBN 7-5361-0318-2/I·26

定价：4.50元



序

《粤北历代名人诗选》是以黄子高《粤诗搜逸》为基础，选录了自唐至清粤北历代五十二位诗人的二百零一首诗作，较完整地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粤北古代诗歌的发展面貌，内容丰富，文采斑斓，富有粤北地方特色，是一部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

粤北，包括古代的韶州、连州、雄州和英州，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韶关、清远两市所辖的市、县。自唐开元间张九龄主持开凿大庾岭路以后，广东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粤北便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由于这优越的地理条件，加上先民筚路蓝缕，苦心经营，使粤北成为岭南经济、文化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隋唐以来，粤北诗学较盛，相继出现过张九龄、邵谒、孟宾于、余靖、廖燕等全国著名的诗人。张九龄被誉为“岭南诗人之祖”、“后出词人之冠”。他的传世诗作二百一十多首，和雅清淡，情意深切。他的《感遇》十二首和《杂诗》五首等作品运用比兴，寄托讽喻，表现出诗人的高尚情操和政治抱负，对继承魏晋优良传统

统，扭转齐梁以来的诗歌靡艳倾向，开创一代诗风，曾起过重要作用。北宋时期，粤北办学之风甚盛，府学、州学和书院，培育了不少人才，这就使我国优良的文学传统，在粤北得以直接继承和发扬。宋室南渡以后，大量学士文人南来，更进一步推动了粤北古代文化的发展。

在粤北历代诗人中，不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寒儒书生，大都学有师承，诗才卓越。他们在宦游生涯，或旅游文会等活动中，对祖国的山川人物，名胜古迹，都有着广泛接触，随着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境况际遇、生活情趣和审美心理，发而为诗，这就构成了多姿多采的粤北诗苑。这些诗作，是诗人心底的流泉，是时代的折光。从本书所选的作品，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特点：

诗人们面对自己的时代，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抒发自己的情怀。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矛盾大爆发，也是唐代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点，诗人们关心国家命运，正视严酷的社会现实，把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作为诗的共同主题。张随的《河中献捷》，就是这个主题的代表作。它反映出人民对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的厌恶和对平息叛乱、安居乐业的渴望。不少诗作对“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反映出强烈的追求，如邵谒的《岁丰》、《寒女行》、

《少年行》、《论政》等作品，淋漓尽致的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现实和抒发自己对黎庶苦难生活的同情。选集中还有不少诗作，如张九龄的《感遇》、邵谒的《自叹》、余靖的《五色雀》等，托物寄慨，宣泄胸中的郁闷。以上这类愤时疾世的诗作，在本书所选作品中占了相当比重，它们充分表现出古代诗歌揭露社会矛盾的批判力量。

书中还选入了一些咏物诗、山水诗和抒情诗。在多数作品中，以诚挚的感情和高超的技巧，描绘了祖国和粤北家乡的风光物态，融情寄慨，寓情于景，情景俱佳，表现出诗人广阔的胸怀、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健康的审美情趣，给人以高尚的艺术享受和精神力量。

从本书，我们还看到编者对每一篇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点，无不经过苦心孤诣的探究。这在“作者简介”、“解题”和“注释”中可见其所倾注的心血。如“解题”，编者以简洁的文字，画龙点睛地剖析每首诗的特点，帮助读者去体味和赏析，里面还有不少精辟的见解，这对我们学习古人作品大有裨益。如编者对张九龄《庭梅咏》的解题，通过寥寥一百一十五个字，就把诗的体裁、背景、主题、寓意、技法等解说得一清二楚，有如曲径通幽，引人入胜。

粤北这块古老的土地，曾孕育过多少出类拔萃的文才，

出现过多少闪光的诗篇。但可惜的是，过去从未有人将它汇编面世，致使流传日久，散失严重。今天，黄志辉、龙思谋二同志将它搜辑，并进行校勘和笺注，这不仅是研究粤北文化史的珍贵资料，而且对认识粤北的风景名胜，发展旅游事业，也是很有价值的参考。

本书付梓前夕，编者嘱为小序，但由于我对诗歌和对粤北历史钻研不深，担负撰序重任，实在勉为其难。今姑且为之，若有失当，尚望读者指正！

邹捷中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九日

前 言

本书所说的粤北，指古代南(雄)、韶(州)、连(州)三州，也即原韶关市所属的十二个县、市。这些地方，其地名在历史上屡有改易，且归属不常。南雄领保昌(今南雄)、始兴二县，韶州领曲江、乐昌、仁化、乳源、翁源、英德六县，连州领一州(今连县)二县(阳山、连山)。据《禹贡》所载，南雄、韶州在扬州境，连州在荆州境。战国时，三州并为楚地。秦统一中国，南雄、韶州地归南海郡，连州地归长沙郡。在汉代，南雄属豫章，韶州、连州归桂阳。三国吴时，南、韶、连同属始兴郡。后来，南雄地先后置衡州、安远郡，又曾归入韶州。韶地于隋始置韶州，后州废入广州，并一度为广州治。在唐代，韶地(包括南雄)先后称番州、东衡州，又一度改称始兴郡。连地在梁时置阳山郡，隋始置连州，后改熙平郡，又一度称连山郡。五代时期，南雄始置雄州，与韶州并归南汉；连州初属楚，后归南汉。入宋，置南、韶、连三州。及元，三州并升为路。明、清两朝，南(雄)、韶(州)二府属广东道，连州一度并入桂阳，后复置连州，属广州府。其中韶州所属的乳源县，本为曲江、乐昌二县地，宋代析置。英德古为浈阳、含洹二县，后曾改称衡州、洹州；南汉、北宋称英州，元升为路，后降为州，明降为县，始入韶州。连南县于一九四六年从连县、阳山、连山三县所属瑶区析置，一九五五年成立连南瑶族自治县。其余各县，其名称及归属亦时有改革，不能尽述。

解放以前，由于文献缺乏，人们对岭南上古及中古前期的历史，所知甚少。新中国的许多考古发现，才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一九五八年，在曲江县发现了马坝猿人头骨化石，这使粤北的历史直接上溯到遥远的原始群时代。在分类上，马坝人归于早期智人，代表直立人转变为早期智人的重要环节，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之末或晚更新世之初，距今约十余万年。

一九五五年以来，翁源、英德、曲江、南雄、始兴、乐昌、连县等地，陆续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多处。其中英德青塘和始兴玲珑岩两处洞穴遗址的发掘表明：远在七、八千年以前，已有粤北先民于此过着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原始生活。曲江县所发现的石峡文化，更证明在四、五千年前，粤北便与长江中、下游及江南地区发生了相当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

不过，中国自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由于岭南山重水复，密林深谷，又受五岭山脉的阻隔，故而地旷人稀，比黄河流域开发较晚。其中粤北连阳一带，起初归楚湘管辖的时间较长，基本属于荆楚文化范畴；南(雄)、韶(州)则为古代南北通道，与中原接触较多；南雄、始兴二县，地临赣南边境，并受江西文化风情的影响。因此，相对于粤东、粤西、南路及广西而言，这些地方的开发，自然要早一些。

明丘浚《张文献公集·序》说：“盖自三代以至唐，人才之生，盛于江北。”

清李玉鸣《泂涯集·序》也说：“岭南诗学最盛，自张曲江开文献之宗，扬风扞雅，历宋、元、明，代不乏人。”

这些说法，也有一定的史料为据。

据有关史籍记载，在唐代之前，粤北即有著名的文士出

现。西汉浈阳(今英德)人何丹，乡里举茂才。东汉桂阳(今连县)人唐珍，幼号神童，官至司空。与唐珍同时的曲江人郭苍，亦富有文学。东晋曲江人张鲂，广涉经传。南朝梁连州人廖冲，博学能文，兼通经史。南朝陈曲江人侯安都，亦善诗文。

在张九龄前后，粤北还有一些以诗文著称的名人。张九龄的叔父张宏雅，比张九龄早半个世纪，首得进士及第，开粤俗科举风气之先。比张九龄晚一个半世纪，连州人刘瞻也两度入相，名震天下。

可惜，上述这些人的诗作都已失传，他们的创作风貌无从得见。今从一些诗文选本及方志的辑录中，搜见现有诗歌传世的古代粤北著名诗人五十余人。仅依有关文献记载，约略叙其发展源流及其创作特色。

(一)

唐帝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五万首唐诗，登上了我国古典诗歌繁荣的顶峰。

唐诗百花盛开和硕果累累，这种局面的形成，不仅有赖于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孕育与促进，更是数以千万计唐代诗人创造性地总结与运用前代诗歌创作的经验，推陈出新的劳动结晶。¹

唐代以诗赋取士，诗学为一切举子的必修课。爱好诗文，竞相唱和，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在唐代三百余年里，没有那一个知识分子不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这中间，粤北诗人的成就是相当可观的。

岭南的文化发展，起初有赖于边将、谪宦及僧侣的传播。梅锱、张九龄、刘瞻的先人都不是土著，因战事或任职的需要，辗转居留于粤北。韩愈、刘禹锡在中唐贬至阳山、

连州，谪居了较长的时间。惠能在曹溪弘扬佛法，在韶州活动了三十多年，成为禅家“南宗”之祖。他们对粤北及岭南中古封建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唐五代时期，粤北诗学较盛，决非偶然。当时，粤北的开发虽仅处于草创阶段，可是人口已较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岭南占了领先的地位。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在开元年间，韶州(六县)二万余户，户数仅次于广州(十三县)，在岭南道二十二州中居第二位；连州(三县)一万八千余户，户数在湖南道七州中居第五位，但如与岭南道各州相比，则仅次于广州与韶州，而远在其余各州之上。另据阮元《广东通志》(以下简称阮《通志》)载：唐代广东最早登进士第的，是张九龄的伯父张宏雅；最早举乡贡的，是张九龄的从弟张璠龄。终有唐一代，广东进士三十八人，举人八人，其中始兴、曲江进士七人，举人四人；连州进士七人，保昌(今南雄)进士二人，翁源举人一人。而张九龄家族进士四人，举人三人。五代时期，广东进士八人，粤北仅连州有进士四人。

现在有作品传世的十三位唐五代粤北诗人，大都在科举与仕宦的途程蹭蹬一生，程度不同地经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炼。他们的作品，绝大部分收录在彭定求等编辑的《全唐诗》。

张九龄(678——740年)是初、盛唐间杰出的政治家和著名诗人。对于张九龄的政绩，历史学家多有注意。但对他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却缺乏应有的重视。

在古代，有人把张九龄的诗尊称为“张曲江体”(严羽《沧浪诗话》)；有人说张九龄“首创清淡之派”(胡震亨《唐音癸签》)；有人说律体诗经张九龄等人“相与继述，此体

始盛”（高棅《唐诗品汇》）；还有人说张九龄为“后出词人之冠”（张说），“超出一格，为李（白）杜（甫）开先”（刘熙载《艺概》）。这些评价，有一定的道理，但失之笼统。

近几年，对张九龄在初、盛唐诗风转变中的促进作用，已为一些研究者所肯定。不过，研究张九龄诗歌的专论还太少，有些论述虽比前人有所突破，但也只限于把张九龄看成是唐代诗歌革新的“赞助者”（葛晓音《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或者说是陈子昂的“同盟者”（陈永正《岭南历代诗选》，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有人虽把张九龄赞为“岭南诗人之祖”，又把他仅仅看成是从陈子昂到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之间的一道“重要的桥梁”（刘逸生《曲江集·序》）。

其实，以张九龄一代贤相的高位，加上他那足为风范的道德、文章，承认张九龄为“盛唐文人所敬仰的时哲和文宗”（葛晓音），肯定他是“岭南最杰出的诗人”，“开创了盛唐的诗风”（蒋祖缘、方志钦），进而确立张九龄“在文坛上的领袖地位”（刘逸生），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众所周知，唐以诗赋取士，对唐诗繁荣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据王定保《唐摭言》及徐松《登科记考》所述，这一制度的确立，约当初、盛唐之际的神龙（705—707年）、开元（713—741年）间，这同张说、张九龄等人执政期间的决策，无疑有重大关系。

同时，张九龄的诗作虽仅二百一十多首，但四言、杂言、五言古体、乐府及五、七言律、绝与排律，各体大备，尤其五古、五律的成就更为突出。他不仅写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并提出了赋诗“志善”、赋诗“光烈”、赋诗“扬美”

的理论纲领。特别他在晚年出贬之后，写了《登荆州城楼》、《荆州作》、《杂诗五首》及《照镜见白发》等一批具有切肤之痛的作品，并有堪与陈子昂共相媲美的十二首《感遇》诗，把张九龄誉为有真才实学、身体力行的文坛领袖，是唐诗革新运动中有理论、有实践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是不会过分的。

在张九龄的家族中，张随（族侄）、张仲方（族孙）、张侗（从侄曾孙）等人，继承其家学渊源，也有一些诗作传世。虽然数量不多，也能反映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某些侧面，并可见到世风变化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中唐时期的曲江人刘轺，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一生著述甚丰，人称其“文章与韩（愈）、柳（宗元）齐名”。只是他的著作几乎全数亡佚，无法窥其全豹。今存遗文十四篇，《牛羊日历》一卷。诗仅存试帖诗《玉声如乐》一首，约略可见刘轺对诗歌创作也有较高的造诣。

晚唐前期桂阳（今连县）人刘蛻，著述与诗作本也不少。今传《文泉子集》一卷，能坚持韩、柳领导的古文运动的宗旨，反对文坛上“纂组俳俚”的不良风气。其中《文冢铭》一篇，最为世人传诵。所作《览〈陈拾遗集〉》诗一首，也能继韩、柳之后，对陈子昂给予高度的评价。

在晚唐的粤北诗人中，翁源人邵谒的成就较高。《唐才子传》说他“苦吟，工古调”。其诗学孟郊，今存三十二首。所作多能针砭时弊，题材广泛，思想深刻，风格深沉，是唐帝国行将灭亡的写照。明黄佐《邵谒传》说：“谒以晚唐一介士，获其永名，与诸名家并行，其诗当不下人矣。”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在晚唐五代时期，连州接连出现了一批著名诗人，包括

黄匪躬、吴霁、张鸿、陈拙、石文德、黄损、李廷珙、邓洵美、胡君防、孟宾于、孟昶等，其中以南汉的黄损及南唐的孟宾于，创作成就更高。据《唐才子传》载，黄损早年曾与著名诗人郑谷、齐己（僧）等人“共定用韵，为葫芦、辘轳、进退等格”，为湖海骚人所宗。今存诗四首，兼有咏史、咏怀和纪事各种题材，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孟宾于青少年时期力学不倦，成名甚早。但屡试不第，后又历仕楚及南唐，仕途坎坷，饱经忧患。今存诗十首，反映了较丰富的社会内容，艺术风格也较多样。陈尧佐序其诗集说：“如百丈悬流，洒落苍翠间，清雄奔放”。在那个政权频繁更替、世俗严重败坏和诗风庸俗不堪的时代，这是十分难得的。

在五代末年，还有两位有一定成就的诗人，就是原籍连州，后来流落到昭州（今广西恭城）的周渭、周贻兄弟。因周渭（兄）较早从南汉脱身归宋，排入宋代；而周贻不知所终，便排在五代之末。周贻存诗四首，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几乎首首都好。

合计唐五代粤北诗人及其诗作，共十三人，诗约二百八十首，人数及诗作均未及全国的百分之一。尽管数量不算多，但初、盛唐和中、晚唐与五代几个时期都有相当著名的诗人，尤其张九龄、邵谒、黄损和孟宾于四人，在全唐诗这座丰碑里，是应有其比较显要的位置的。

（二）

宋初诗歌承晚唐、五代余风，多崇尚典丽、玩弄词章之作。后经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在一片承平景象中，出现了宫廷贵族的“西昆诗派”。到北宋中叶，在“刘（筠）、杨（亿）风采，耸动天下”的逆流冲击下，欧阳修等人高举反时文、

反“西昆”和“变体复古”的大旗，倡导了诗文革新运动，开辟了宋代文学的一个繁荣阶段，使诗歌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日益丰富多采。靖康之变（1127年）和南宋末年，面对刀光剑影和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陆游和文天祥等人自觉地以诗歌为武器，积极投入抗敌救国的宏伟战阵，创作了大量的伟大爱国主义诗篇，使宋诗闪烁出更加耀目的光辉。

宋代以前，广东地荒人少。但自张九龄于开元年间主持开凿了大庾岭山路之后，广东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往日渐频繁。而大庾岭取代湘桂走廊和骑田岭成了南北交往的主要通道后，南雄便成为各地官民南下广州的中转站。据乐史《太平寰宇记》载，北宋初年，粤北人户就较多，其中南雄州八千余户，英州（今英德）四千余户，韶州一万余户，其户数在岭南道均名列前茅。唯其如此，余靖曾说过：“韶于岭外为望州”；“州跨二江，通以浮梁”，“方輶并轡，如履康庄”（《韶州开元寺新建浴室记》）。至于连州，那时也有一万三千余户，在江南道四十八州中，虽然微不足道，可是如排入岭南，则可跃居首位。

宋代比较重视发展教育，府、州、县学有较大发展，不少地方并创办了书院。在北宋时期，粤北办学之风甚盛。连州州学、南雄府学与英州州学、韶州府学依次建于咸平（998—1003年）、庆历（1041—1048年）与至和（1054—1056年）间，在岭南说来都是建学校早之地。另外，五代时期连州名士黄损在保安乡间的读书之处，在北宋兴建了天衢书院。于此前后，南雄建立了孔林书院，英德建立了涵晖书院。这些府学、州学与书院，培养了不少人才。据阮《通志》载：在北宋一百六十多年间，广东进士一百二十七人，其中连州四十三人，曲江十三人，保昌九人，始兴九人，乐昌七人，翁源

四人，英德二人，乳源二人，阳山一人，合计将近占了百分之八十。故而在这个时期，粤北诗人在岭南诗坛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宋初的粤北诗人，有连州人周渭、邵晔、邵奕、吴世范、欧阳经等，都是由五代入宋的遗民。他们亲身经历过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饱受乱离之苦，较易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不过，流传下来的几首诗作，还清新可读，且内容比较充实，留下了北宋初年社会动乱的一些痕迹。

余靖（1000—1064年）是曲江人，北宋中叶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也是著名的学者与诗人。他起初以学者身分进入中央机关，文名早著。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余靖是核心人物之一。“庆历新政”也包括文风改革的内容，因而余靖又是欧阳修开展诗文革新运动的同盟者和支持者。

平日，在政务之余，余靖间或有一些唱酬活动。景祐三年（1036）和庆历五年（1045），他曾两度被贬，归家闲居达八年之久。在这两段时间里，余靖不时寄情山水，诗作更多。今存编入《武溪集》中的一百三十五首诗，大部分写于贬谪期间，尤其是第二次乡居之时。

余靖极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主张“有美必宣，无愤不写”。即使是唱和或题咏、宴游之作，也都是有所为而为，极少吟风弄月或茶余饭后的消遣笔墨。《宋诗钞》称余靖的诗“坚炼有法”，“弃华取质”；《粤东诗海》则赞余靖的诗“骨格清苍，吾粤宋诗无出其右”。事实上，在有宋一代，余靖的诗作不仅在寥寥可数的岭南诗人中可以首屈一指，即相比于北宋同时期的几位大家，也是自有其独特的风格的。

与余靖同年登进士第的，有曲江人王式、王陶父子、黄仲通，及翁源人梅鼎臣。余靖在青少年时代，曾师事王陶及黄仲通二人。其中黄仲通与余靖，既是舅甥，又是师生，并是同里、同年及第。至于王陶，余靖誉之为“南州领袖”；又说六人中第，得王之力最多。今除黄仲通存诗一首外，其余各人没有作品流传下来。

比余靖稍早，连州人唐静，相传十岁能文，为晏殊、范仲淹所重，可惜未留下诗文。

与余靖相去不远的粤北诗人，还有始兴人许光、谭粹，乐昌人李渤、李岩兄弟，南雄人张渐，英德人郑敦义。他们的存诗，全部是纪游、题咏之作，所写名胜古迹多在广东境内。这些诗歌，都不是为写景而写景，往往寓情于景，有一定的寄慨，打下了时代的烙印。同时，还反映了作者健康的审美情趣，对认识地方上一些风景名胜的面貌，发展当地的旅游业，也有参考的价值。

自北宋中叶起，由于中原人民不断南徙，粤北战乱频数，加上中外交流的影响，广东的经济、文化重心，渐次南移。

最初栖止广东的先民究为何族，今难确证。据一些研究者考据，岭南原非汉族固有。先是，荆楚三苗历经远古时代中原统治者的驱逐，陆续徙入云、贵、两广各地。及秦始皇统一中国，发谪卒五十万众，随带妇女开辟五岭，原苗蛮各族便与戍卒混化。东汉初，伏波将军马援进军岭南，部分士卒留居广东，也有广东土著民族随马援部众北徙。唐统一中国，广州成了东西方航道的唯一口岸，一些叙利亚人、波斯人、大食人及印度人相继来粤。到晚唐五代时期，原于永嘉之乱避难在赣、浙、皖、闽的中原仕族，分洞庭、鄱阳、太湖三路向南迁徙，渐近粤东、西、北三处边地，一部分并沿